

1
海的女儿



在大海的深处，海水是那么的蔚蓝，就连盛开的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也比不上它的娇艳；海水又是那么的清澈，干净得就像最透亮的玻璃。大海是那么的深，铁锚掉下去都听不到落地的声音。从海底到海面，比许许多多高高的教堂掣起来还要高，那里居住着海中的居民。

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深深的海底除了沙子之外什么也没有，决不是那样——那里生长着各种奇异的树木和植物，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柔软、舒展，随着水流轻轻摇摆，好像它们也是活物。所有的鱼儿，无论个头大小，都在这些枝桠中间游来游去，就像鸟儿在林间飞翔。海洋之王的宫殿坐落在大海的最深处，美丽的珊瑚砌成墙壁，晶莹的琥珀做成高窗，漆黑的蚌壳堆成屋顶，而那些蚌壳还随着水流的节奏一开一合。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美丽，因为每个蚌壳间都有亮晶晶的珍珠在闪烁。这样的珍珠随便哪一颗都可以成为女王的皇冠上一个贵重的装饰品。

住在海底的海洋之王已当了多年的鳏夫，他的老母亲一直在为他操持家务。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很为自己的高贵出身骄傲，她总是在尾巴上系着一打牡蛎，而其他的贵族最多也只能系六颗。除此以外，她值得大大称赞的是她的孙女们——那些可爱的小海洋公主们，她们是六个美丽的孩子，尤其是最小的那个最美丽，她的皮肤娇嫩，像盛开的玫瑰花瓣；她的眼睛熠熠放光，像那蔚蓝的海水。但是，她和她的姐姐们一样，她没有腿，下半身是一条鱼尾。

她们整日在宫殿里玩耍，那些大厅的墙壁上开满了鲜花，琥

珀做的窗子敞开着，鱼儿自由自在地游进游出，就像我们开着窗子时燕子会飞进来一样。这些鱼儿径直游向公主们，让她们喂食，让她们抚摩。

在宫殿外面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的花儿万紫千红，果子闪着金光，花儿好像吐着火焰，枝叶永不停息地晃动着，地面本身就是最细的沙壤，泛着硫黄一样的蓝光。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闪着一种奇异的蓝光：你会误以为你是身处高高的空中而不是深深的海底，当海面平静的时候，可以看到太阳就像一朵紫色的大花，在水里辐射着光芒。

每位小公主都在花园里有一块自己的领地。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地盘里随心所欲地种花植草。有的把她的花坛布置成一头鲸鱼的样子，有的认为最好把花坛布置得像小美人鱼，而最小的公主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轮太阳，而那些花也像太阳一样发出红色的光芒。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喜欢静静地沉思。当姐姐们争相用沉船里捞起来的珍宝来装饰她们的花园时，她除了戴那种象征着太阳的花儿以外，只要了一个美丽的大理石雕像。那是用洁白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的，一个可爱的男孩子的雕像。这个雕像是随一条失事的船只落入海底的。她在雕像旁边种了一棵粉红的垂柳。这棵垂柳长得非常茂盛，它那鲜嫩的枝条垂在蓝沙的地面上，轻轻地拂过雕像，在那里映出紫色的倒影。那些影子和枝条一起调皮地游动着，看去枝条和树根好像要拥抱在一起，想互相亲吻对方。

对于小公主来说，最快乐的事儿莫过于听大人们讲在她们头顶上人类世界的事情。她的老祖母不得不把她所知道的有关人类世界的所有事情都讲给她听——轮船呀，城市呀，人类呀，动物呀，等等。小公主特别神往的是地上的花儿能发出香气，因为海里的花儿根本没有香味儿。而且地上的树木是绿色的，林间穿梭的“鱼儿”会唱清脆、悦耳的歌，那该是多么好听的声音呀！老祖母所说的“鱼儿”其实是小鸟儿，但是如果不把它们叫做“鱼

儿”，小公主会听不懂，因为她还没有见过一只真正的小鸟。

“当你满了十五周岁，”老祖母说，“你就可以浮到海面上去，在月光下坐在岩石上，看船只来来往往，你还可以看到森林和城市。”

第二年，小公主最大的姐姐就要满十五岁了。其余的小人鱼一个比一个小一岁，离小公主可以浮到海面上去看人类世界的时候，还要等整整五年的时间呢。好在每个姐姐都答应把她们浮出海面的第一天看到的并认为是最美的东西描述给妹妹们听，因为老祖母告诉她们的太少，她们想知道的东西还有好多好多呢。

姐妹们当中没有谁像最小的公主那样更渴望看到这些，而恰恰是她要等待的时间最长，她总是坐在那里静静地沉思。无数个夜晚，她站在敞开的窗前，透过深蓝的海水凝望那些游来游去、摇头摆尾吐着泡泡的鱼儿，她还看到月亮和星星，当然小公主看到的月光和星光要比我们人类看到的弱得多，但是他们在水里的倒影要比我们人眼看到的大得多，当有一块像乌云的黑东西从她上面掠过去的时候，小公主便知道过去了的是一头鲸鱼，或是一艘满载着客人的轮船：船上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有一个小人鱼站在他们下面，向他们的船底伸出一双洁白的手。

现在，最大的公主终于十五岁了，她可以浮到海面上去了。

当她回来的时候，她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她认为最美好的事情是躺在月光下的沙滩上，隔着平静的海水，遥望对岸的海岸，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城市，城市里的灯光像无数的星星一样闪烁着。还可以听到远远传来的音乐声，马车的喧闹声和人类的喧哗声，还能看到教堂的塔尖，听到悦耳的钟声，正是因为她不能去那里，所以她才无比地向往那些东西。

最小的公主听得多么神往啊！以后的日子里，当她再打开窗户，仰望深蓝的海水时；她想象着头上是喧闹的大城市，然后便好像听到教堂的钟声传到她所在的深深的海底里来。

第二年，第二个姐姐获许浮出海面，当她从水里钻出来的时

候，正赶上太阳西沉。她告诉姐妹们那是最美的景色。整个天空都是金黄色的，至于云彩呀，她实在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它们的美丽。云彩从她的头顶飘过，像一朵朵或深或浅的紫罗兰。比云彩飞得快得多的是一群群野天鹅，她们像一片洁白的面纱掠过水面飞向太阳。她也跟着天鹅游过去，但是太阳很快就落下去了。玫瑰色的晚霞慢慢地从海面上消逝，隐进了云层里。

又过了一年，另外一位姐姐也上去了，她是姐妹里胆子最大的一个，她游进了一条汇入大海的河流里。她看见长满青藤的翠绿的山林；看见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宫殿和城堡；她听到各种鸟儿的歌唱；阳光是如此的灼热，她不得不时不时地潜入水中把晒得发烫的小脸冰一冰。在一个小小的拐弯处，她遇到了一群小孩子，他们光着屁股在水里嬉戏，她也想和他们一起玩，但是他们都被美人鱼吓跑了。一个黑色的小动物走过来冲她汪汪直叫，是一只小狗，她从来没有见过小狗，被它叫得害怕起来，赶紧游回大海里去。但是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美丽的村庄，青翠的山林，还有那些没有鱼尾巴也能在水里游泳的可爱的人类儿童。

四姐姐的胆子可没有那么大，她只是浮在空旷的大海中间，并且宣称那是最美好的一件事儿——你可以看到周围很远的地方，头顶上的天空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铃铛。她看到了轮船，但离得很远，它们看上去就像一群海鸥。那些有趣的海豚快乐地翻着跟斗，大块头的鲸鱼从鼻孔里喷出海水，好像周围有无数道喷泉。

现在轮到第五位姐姐了。她的生日因为是在冬天，所以她看到的景色和前面的姐姐们第一次看到的都不一样。海水碧绿碧绿的，巨大的冰山在海面上漂来漂去，她说每座冰山看起来都像珍珠似的。其实，座座都比人类建造的教堂的塔尖还要高。在阳光下，冰山变幻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像钻石那样光芒四射。她坐在一座最大的冰山上，让海风抚弄她的长发，所有的航船都对它所坐的冰山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临近傍晚的时

候，天空中渐渐地布满了乌云，不一会儿，电闪雷鸣，黑色的巨浪掀起了巨大的冰山，使它们在猩红的闪电中反着光。所有的船只都落了帆，充满了恐怖的气氛。而她却静静地坐在晃晃悠悠的冰山上，看着蓝色的闪电扭动着身躯钻进海中。

在这些姐妹中，无论哪一个第一次升到水面上，都会为她们看到的新鲜而美丽的景致欣喜不已，但是在她们长大成人后，能够随时凭兴趣四处游逛了，反而对什么都不再感兴趣了。她们更愿意待在家里，在家里住上一个月后，她们说，还是在海底最好，因为家里毕竟住着舒服啊！

在许多个傍晚时分，五个姐妹手挽着手排成一行，一起唱着动人的歌儿浮出海面。她们的歌声是那么甜美，比任何陆地上的花儿唱得都好听。当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也就是在她们期待着有船只要出事的时候，她们便游到船的前面，唱起动人的歌儿来，诉说海底是多么的美妙，告诉水手们不要害怕沉到底下。但是人类听不懂她们的歌词，还以为是暴风雨里的声音。他们也看不到海底的美景，因为即使他们的船沉下去了，水手们也已溺死，光顾海洋之王辉煌宫殿的只有尸首。

当姐姐们在傍晚一起手挽着手浮出去的时候，小公主一个人站在那儿目送她们好远，她忍不住要哭出来。但是人鱼是没有眼泪的，她就更难受了。

“唉，我现在要是十五岁该多么好啊！”她说，“我想我会非常喜欢上面的世界，也会热爱生活居住在那里的人们。”

终于小公主满十五岁了。

“孩子啊，你现在长大成人了，”祖母——老皇太后——说，“来，让我把你打扮得和你的姐姐们一样。”

她给小公主戴上了一个白色百合花做成的花环，百合花的每个花瓣都是用半个珍珠雕成的；老太后还在小人鱼的尾巴上系上了显示小公主高贵身份的八个大牡蛎。

“戴着这些东西真难受！”小人鱼说。

“是难受，但是为了自己的高贵身份，你必须忍受痛苦。”老太后答道。

唉，如果她可以把这些表示什么高贵身份的累赘的装饰和沉甸甸的花环扔在一边该多好啊！她花园里的那些红花才更适合她戴呢。但是她不敢自己做主。“再见了！”她说完后就向上浮去，最后她就像一颗轻盈、明亮的水珠，向上升浮，冒出了水面。

当她把头伸出海面的时候，太阳刚刚落下，但是晚霞依旧如玫瑰与黄金般绚烂。在淡红的天上，美丽的长庚星闪着亮光。海风温柔、清新，大海平静而安详。不远处停着一艘三桅轮船。因为没有风，船上只扬起一面帆；水手们散坐在甲板上；从那里传来了音乐和歌声；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船上挂起了上百盏五颜六色的灯笼，就像世界各国的旗子在风中飘扬。小公主直接向轮船那里游去，每次当海浪把她托起来的时候，她都能够透过明洁如水晶的窗子，看见里面许多穿着华美服饰的男子；其中最帅的是一位年轻的王子，他长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他最多也不过十六岁，今天恰好是他的生日，所以才有这次庆典。水手们正在甲板上跳舞，当王子从舱里走出来的时候，有一百多发焰火腾空而起，天空被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小人鱼被这样的景象吓得又潜入了水中。但她很快又把头伸了出来，看到满天的星星似乎都向她飘落下来。她从来没有见过焰火；许多像太阳一样的大火球焰火盘旋着，巨大的鱼形焰火在蓝色的天空中跳跃，这一切都倒映在平静的海面上。船身被映得无比明亮，连每一根绳子都看得一清二楚，更不要说船上的人了。啊，王子是多么的英俊啊！当音乐在绚烂的夜空里渐渐消歇下去的时候，王子和水手们亲切地握手，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

夜已深了，小人鱼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轮船和英俊的王子。五颜六色的灯笼熄灭了，焰火不再跃向空中，礼炮的声音也停歇了。可是在海的深处却传来了嗡嗡隆隆的声音；小人鱼坐在水面上，随着波涛一起一伏，所以她可以看见船舱的里面。但是船上

的帆一个个地挂起来了，船加速起航。海浪一重接一重地拍起来，乌云开始聚集，远处在闪电。啊，天气马上就要变得恶劣了！水手们又匆忙落下了帆。这条大船在狂暴的大海上航行着：掀起的一排排巨浪，就像一座座险峻的黑色大山，它们想压断桅杆，大船就像一只天鹅在巨浪形成的峡谷之间穿梭。在小人鱼看来，这只是一种有趣的运动，而对于水手们来说，这可一点儿都不好玩。这艘船呻吟着断裂了，厚重的船身被巨浪打弯了，海水涌进了船舱，主桅像芦苇一样被拦腰折断。船身开始倾斜，水汹涌地流进船舱。这时小人鱼才意识到船上的人们危如累卵。她自己也得当心那些漂浮在水里的船板碎片。

有一刻天空变得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一个闪电再次闪亮的时候，天空明亮得她完全可以看清楚船上的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在设法逃生。她特意寻觅那个小王子，她看见船身被巨浪劈成两半的那一刻，王子掉进了海里。开始时，她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小王子就落到她这里来了。但是很快她就想起来人类是不能在水里生存的，如果他下沉到她父亲的宫殿里，那时他也已死了。

不，小王子不能死！于是小人鱼朝着小王子游过去，全然不顾那些随时可能划伤她的沉船的碎片。她先是深深地扎入海底，然后借着浪头浮上来。这样，她终于来到了小王子身边，正好这时的他在风暴里已经快支撑不住了。他的胳膊、腿开始不听使唤了，他美丽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如果不是小人鱼及时赶来的话，王子可能就没命了。小人鱼把王子的头托到水面上来，然后听任海浪载着他们飘荡。

当清晨到来的时候，风暴已经平息。连沉船的碎片都看不见了。太阳跳出海面，把水面映得通红，也照在王子的双颊上，似乎又给王子注入了一丝生命。不过王子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小人鱼亲吻了一下王子俊秀的高前额，把他浸湿的黑发理向头后，她觉得，王子极像她海底小花园里的那尊大理石雕像。她又轻轻地

吻了王子一下，希望他能苏醒过来。

现在，小人鱼看见面前展现的是一片宽广的土地和高耸的大山，山顶上点缀着的积雪像一群小憩的天鹅。沿着海岸是一片青翠的森林，一所房子——小人鱼实在不知道那是教堂还是修道院——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那儿的花园里种着一些香橙树和橘子树，高高的棕榈在门前摇曳。海水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港湾，水非常的平静，但是非常的深。她牵着小王子直向岸边的岩石游去，岩石的旁边有一片细细的白沙。她把小王子放在那里，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头抬起来，好让温暖的阳光照到他的脸上。

这时，那所大白房子里的钟声都一起响起来，许多年轻的姑娘穿过花园走了过来。小人鱼连忙游走；远远地躲在冒出海面的几块大岩石的后面，又在头发和脖子上堆了许多海水泡沫盖住自己，这样没有人能发现她那张小脸，她悄悄地躲在那里看着，看看有没有人能发现王子。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姑娘走过去了。她好像被吓了一跳，但仅仅就一小会儿，随后，她就叫来了更多的人。小人鱼注意到王子苏醒了，他向着周围的人微笑致意。但是他没有对小人鱼微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是小人鱼救了他。小人鱼非常伤心，在王子被人们抬进那个大房子以后，小人鱼就怀着悲伤的心情沉入海里，回到她父王的宫殿里去了。

她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情忧郁的孩子，现在就更不爱说话了。她的姐姐们问她第一次浮到海上去都看到了什么，她什么话也没说。

多少个黑夜和黎明，她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她离开王子的地方。她看见花园的果实成熟又被采摘，看见高山顶上的积雪融化，但就是再也没有见到王子。所以她每次回到海底后只是增添了一份伤心和失望。

小人鱼坐在她的小花园里，双臂环抱着那尊象征着王子的大理石雕像，这是她唯一的慰藉。她不再照看她的那些花儿了，任

由它们野草般疯长，长满了小路，枝蔓伸向各处，花园变得阴晦黑暗。

最后，她再也受不了，就把她的心事告诉了一个姐姐，很快地，其余的姐姐们也都知道了，但是秘密只限于她们和极个别的几个人鱼。她们把这个秘密告诉自己的密友。其中有一个入鱼知道王子是谁，她也看到了那次船上的庆典。她甚至知道王子是哪国人，他的国家在什么地方。

“来吧，妹妹！”其他的人鱼公主说，她们互相手挽着手，排成一长排浮出海面，游到她们认识的王子的宫殿附近。

宫殿是用一种浅黄色的石头砌成的，里面有宽大的大理石台阶，其中的一条还直通到海里呢。宫殿上方耸立着金色的圆塔，在环绕着宫殿的一群柱子中间，伫立着一些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像。透过高墙上那些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看见里面一些富丽堂皇的大厅，悬挂着贵重的真丝窗帘和织锦，墙上装饰着各种名画，让人赏心悦目。在最大的厅的最中央，有一个正在喷水的喷泉。水柱一直喷到玻璃制的圆屋顶上。阳光透过玻璃屋顶，沿着水柱洒下来，照在大水池中间的名贵植物上面。

现在小人鱼知道王子住在什么地方了。她在那片水周围度过了许多个黄昏和黑夜。她向陆地游过去，比她任何一个敢于冒险的姐姐走得都要远。事实上，她曾经游到那个狭小的河沟里，躲在大理石阳台在水里的阴影里，坐在那里看年轻的王子，而那个人还以为他是一个人在月光下散步呢。

在许多个夜晚，她看到王子乘着他那条飘扬着彩旗的贵重船儿在音乐声中起航。她在绿色的灯芯绒草丛里窥视，如果有人看到她被风扬起的白色的面罩纱，准以为那是天鹅在扇动翅膀。

许多个夜晚，在渔民举着火把出海捕鱼的时候，小人鱼听到了许多对小王子的赞美之词。她很高兴是她在海浪把小王子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救了他的命。她怀念他的头静静地靠在自己怀里的那时刻。她真诚地吻过他。可是他对这一切都浑然不知，甚至

做梦也梦不到是她。

渐渐地她对人类产生了感情，随着这份感情的加深，她渴望生活在他们中间，生活在比她的世界更为广阔的人的世界里。他们可以乘着轮船漂洋过海，可以攀上高耸入云的大山之巅，他们的陆地一望无际，大片的森林和广阔的田野纵横交织。还有很多她想知道的事情，但她的姐姐们绝对回答不出她的问题。她只好求助于她的老祖母，这个老太后对于她所谓的上层世界——海上的国家的总称——了解得确实不少。

“如果人类不被淹死的话，”小人鱼问，“他们会永远活下去吗？他们会不会像我们那样也要死去呢？”

“对，”老太后回答说，“他们也要死的，他们的生命甚至比我们的还要短呢。我们可以活到三百岁，等到了和这里告别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水面上的泡沫，甚至都没有一座坟墓留给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没有一个永生的灵魂，我们没有第二次生命，就像那株绿色的海草一样，一旦折断了，就再也不能开花了。人类，正好相反，他们有一个永远活着的灵魂，当肉体变为尘土时，灵魂会在明净的空气中上升，一直升到闪烁的星星那里。就像我们浮出水面看到人类的美景一样，他们也要升到那些神秘的、喜乐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是永远到不了的。”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永生的灵魂呢？”小人鱼悲哀地问，“如果我能像人类那样有一个永生的灵魂，死后能进入天堂，我宁愿放弃我几百岁的生命，哪怕只能活一天呢……”

“你决不可以这样想，”老太后说，“我们这里的生活比上面的人类要美好幸福得多！”

“如果我死了，就变成了海上的泡沫，再也听不见海浪的歌声，也看不见美丽的花儿和红红的太阳了。难道我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永生的灵魂吗？”

“没有！”老太后说，“除非一个人爱上你，把你当作比他的父母还要重要的人，只有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你的身上，他的全部

爱情也只属于你一个人，他让牧师把右手放在你的手里，发誓对你永远忠诚，他的灵魂才能进入你的身体，这样你才可以分享人类的快乐。他会在保留自己的灵魂的同时，也给你一个灵魂。但是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有的，我们这里认为美丽的东西——我们的鱼尾巴——陆地上的人们却认为是丑陋的，他们不会欣赏它，他们觉得必须长上两根笨拙的呆柱子——他们叫做腿的东西——才叫美呢！”

小人鱼叹了一口气，悲哀地看着自己的鱼尾巴。

“让我们高兴起来吧！”老太后说，“让我们在这有限的三百年的生命里尽情地寻欢作乐吧。这些日子已经足够用了，至于死后的事儿就别去管它了。今天晚上我们来开一个盛大的宫廷舞会吧！”

舞会的场面实在是壮观，是在陆地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宽阔的舞场的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用厚而透明的玻璃制成的。数以百计的巨大贝壳，有粉颜色的，有草绿色的，成排地站在两侧，它们里面闪烁着蓝色的火焰，穿透墙壁把大厅和外面的海水映得灿烂辉煌。一群又一群的大小鱼儿向着玻璃墙游过来，有的鳞上泛着紫光，有的泛着金光和银光。在舞场的中央有一股巨大的水流，男人鱼和女人鱼们就在这激流上伴随着美妙的歌声翩翩起舞。那歌声是如此美妙，为陆地上的人闻所未闻。

小人鱼的歌喉是其中最动听的，整个大厅都为她鼓掌喝彩，那一阵子她很快活，因为她知道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她的声音都是最好的。但是很快地她又想起了上面的世界，她忘不了那个英俊的王子，而一想到自己没有他那样永生的灵魂就又伤心起来。因此，当大家都在欢歌笑语的时候，她悄悄地溜出了父王的宫殿，来到她自己的小花园里忧伤地坐着。这时从水面上传来了一阵号角声，她想：“现在一定是他在上面航行，我爱他胜过爱我的父母，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他，我可以把自己一生的幸福托付在他的手上。为了获得他的爱和一个永生的灵魂，我不惜

牺牲一切。趁着我的姐姐们在父王的宫殿里跳舞的时候，我要去找那位我一直很害怕的海底巫婆，也许她能够给我出一些主意，帮我一把。”

于是，小人鱼走出花园来到一个泛着泡沫的旋涡。老巫婆就住在那后面。小人鱼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这里没有鲜花，没有海草，只有光秃秃的灰色沙子路从旋涡里伸展出来，旋涡的入口处就像一架怒吼的水车，把它能抓到的一切东西都卷到它深深的黑洞里。小人鱼必须穿过这个急转的旋涡，这是通往巫婆住处的唯一通道。从这里过去之后，就是一条翻腾着泥泡的小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巫婆把它叫做泥炭田。在泥炭田的后面是巫婆的房子，这里有一个奇特的森林——所有的树木和灌木都是珊瑚虫——一种半是动物、半是植物的东西。它们看上去就像许多从地里钻出来的多头蛇，伸着又长又粘的枝子，枝子上的叶子就像一条条蠕动的软虫，它们从根部到梢头一节一节地蠕动着，四处寻找在海里能够抓住的东西，一旦粘上了，就再也不放开了。小人鱼在它们前面吓得站住了。她的心脏由于恐惧跳得咚咚直响，她真想转身逃走，但是一想到王子和人类的灵魂，她就又有了勇气。她把随着水波摆动的长发紧紧地缠在头上，这样珊瑚虫就抓不住了，她的双手紧紧地放在胸前，像鱼儿在水里穿梭那样越过那群丑陋的珊瑚虫，那些让人恶心的东西在她身后徒然伸着长长的手臂和触须。她看到每个珊瑚虫都用它们千万条的触须死死地卡住捕获的猎物，就像套上了一只只铁环。在珊瑚虫的手臂里，那些因溺水而沉到海底的人们的白骨时隐时现，同遭此厄运的还有失事船只上的物件，以及陆地动物的骸骨，最让我们的小公主心惊肉跳的是，一条小人鱼也被它们紧紧地抓住勒死了。

现在她来到了森林中一块黏糊糊的沼泽前，几条肥胖的水蛇在里面翻滚，露出它们奶酪色的、无比丑陋的肚皮。在这块沼泽地的中央，有一所用死于海难的人的白骨砌成的房子，巫婆就坐在那里，正用从嘴里吐出的食物喂一只大癞蛤蟆，就像人们用蜜

糖喂一只小金丝雀那样。她把那些奇丑无比的臃肿的水蛇叫作她的可爱的小鸡宝宝，让它们在她身上爬来爬去。

“我知道你来想干什么，”巫婆说，“你是一个十足的蠢货！但是我也不拦着你，这件事情将会带给你悲惨的下场，我美丽的公主。你想要去掉你的鱼尾巴，换上两条支柱，好像陆地上的人那样走路，这样就可以让那个王子爱上你，你就可以得到他和永生的灵魂了。”说着巫婆突然放声大笑，笑声叫人听着十分难受。癞蛤蟆和那些胖水蛇随声纷纷滚落到地上，在周围爬来爬去。“你来得正是时候，”巫婆说，“如果你在明天太阳升起之后来的话，我就帮不了你了，就得再等一年。但是现在正好，我给你配一服药，你带上它在明天太阳升起之前游到陆地上，你坐在海滩上把药吃了，然后你的尾巴就会分成两半并慢慢地收缩成人们说的漂亮的腿了。不过，这会使你十分痛苦，会有利剑穿身般的疼痛。但是所有看到你的人都会称赞你，说你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最美的人。你会保持你人鱼优美的步伐，任何人间的舞蹈家也没有你的步子轻盈，但是你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锋利的刀尖上，就像你的血马上就要流出来一样。如果你能够忍受这些话，我才会帮助你。”

“我能！”小人鱼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她脑子里想的只有王子和永生的灵魂。

“可是，你要记住，”巫婆说，“一旦你获得了人的形体，就再也恢复不成人鱼了，你再也不能回到水下你姐姐们或父王的宫殿里。而且，如果你没有赢得那个王子的爱情——那种爱你胜过爱他的父母、为你付出所有的一切、让牧师来把你们的手放在一起结成夫妻的那种爱情，你就不会得到永生的灵魂。如果他要和别人结婚的话，在他们新婚的第一个早晨，你的心就会裂成碎片，你就会变成泡沫。”

“我要做下去。”小人鱼说，但是她已经面如死灰了。

“不过，你必须给我报酬，”巫婆说，“我要的报酬可不是微

不足道的东西。你拥有海底世界最动听的歌喉，当然，你想用这个去迷惑王子，但是你必须把它——你的声音交给我。因为我贵重的魔药当然要换你最珍贵的东西。我得把自己的血滴到药里去，这样它才能锋利得像一把双刃剑。”

“但是您把我的声音拿走了，”小人鱼问道，“我还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啊？”

“还有你的美貌啊，”巫婆回答，“你轻盈的步履，你眼睛的神采，这些已足够捕获一个男人的心，好了，你失去勇气了吗？来，伸出你的小舌头，让我割下它来做我的报酬，然后你就可以拥有这副魔药了。”

“那就这样好了。”小人鱼说。于是巫婆拿出了她的药罐煎药了。

“清洁是个好习惯，”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水蛇打了一个结，用来清洗药罐。随后她把自己抓破，让她的黑血滴进罐子里。药罐里的蒸汽飘出来，形成古里古怪的形状，样子足够吓坏在旁边观看的小人鱼，每隔一会儿巫婆在罐子里加进一些东西，当药煎到滚开的时候，发出一阵像鳄鱼哭泣的声音。最后魔药煎好了。看上去就像是最纯净的水一样。

“拿去吧！”巫婆说，然后她割掉了小人鱼的舌头，现在小人鱼变成了一个哑巴，再也不能说话和唱歌了。

“当你回去的路上穿越我的森林时，”巫婆说，“如果珊瑚虫抓住你，你只消把魔药洒一滴在它们身上，它们的手臂和触须就会裂成千万个碎片。”但是小人鱼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珊瑚虫看到小人鱼的手里亮晶晶如闪烁的星星一样的药水，都吓得缩回去了。小人鱼很顺利地就走出了森林、泥炭田和急转的旋涡。

她可以看到她父王的宫殿了。宽阔的舞池里的火把已经熄灭了，显然众人鱼都睡了。但是小人鱼不敢过去看望他们，因为她现在是个哑巴，而且要永远地离开他们了。她的心由于离别的悲痛似乎都要炸裂了。她偷偷地溜进花园，从她每个姐姐的花坛里

都摘了一朵花，她向王宫送了上千个飞吻，然后穿过深蓝色的海水升了上去。

当她望见王子的宫殿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她走上大理石的台阶。月光清晰而美丽。小人鱼喝下了那副强烈的魔药。她马上感到似乎有一把双刃的利剑劈开了她纤柔的身体。她当时就昏倒了，躺在那里就像死了一样。当太阳跳出海面时，她醒了过来，立即感觉到一阵刺骨的疼痛，但是她发现王子就站在她的面前，他乌黑的眼睛正注视着她，她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她看到她的鱼尾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雪白的、美丽的脚丫。但是她没有穿衣服，所以她就用她的长发把自己裹起来。王子问她是谁，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可是小人鱼只能用她深蓝色的眼睛温柔但悲伤地望着他，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后来他就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城堡里去。正像巫婆说的，小人鱼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尖尖的锥子和锋利的刀子上一样。但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着，她挽着王子的右手走着，像一个肥皂泡那样轻盈，而王子呢，和其他人一样，被她那优雅轻盈的步子惊呆了。

她现在穿上了真丝和细纱做的华美的衣服。她是宫殿里最漂亮的人儿，但是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也不能唱歌。漂亮的女奴隶们，穿着绫罗绸缎，戴着金银首饰，走上前来，为王子和他父母唱歌。其中有一个比其他人唱得更迷人，王子冲着她微笑、鼓掌。小人鱼不禁悲从中来，她清楚自己曾有的歌声比那个女奴隶不知道要动听多少倍呢！她想：“唉，如果他知道我是为了他才永远失去了我的歌喉的该多好啊！”

接着，奴隶们随着曼妙的音乐，翩翩起舞，于是小人鱼举起她雪白的漂亮双臂，用脚尖站着，在地板上轻盈地跳起一种大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舞蹈。每一个舞姿都能体现她的美。她的眼睛比女奴的歌声更能令人怦然心动。

大家都看得非常陶醉，尤其是王子，他把小人鱼叫做他的“小孤女”，尽管每当她的双脚接触地面时都像走在刀锋上一样，

她还是跳啊，跳啊。王子说她以后应该永远和他在一起，小人鱼得到了许可睡在王子门外的一块天鹅绒的褥子上。

他为她做了一套男仆的服装，这样王子骑马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她了。他们一起骑马穿过空气清新的树林，绿色的树枝擦过他们的肩膀，小鸟躲在树叶间歌唱。她和王子一起爬上高山，虽然她的小脚磨出的鲜血连旁人都看见了，但她只是一笑置之，继续跟随着王子攀到山顶，欣赏脚下的白云，看它们像一群远行的鸟儿那样飘向远方。

在王子的宫殿里，每当深夜人们入睡以后，她就跑到外面大理石的台阶上，把她发烫的双脚泡在冰凉的海水里，每当这时，她就思念起住在海底的亲人们。

有一天半夜时分，她的姐姐们手挽着手来了。她们浮在水面上，唱着悲伤的歌，小人鱼向姐姐们招手。她们认出了她，告诉她她曾经是多么让她们伤心。从此之后，她们每晚都来看她；有一次，她远远地看到了她那已多年没有浮出过水面的老祖母，还有她那戴着王冠的父亲。他们远远地向她招手，但是不敢像她的姐姐们那样离陆地那么近。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王子越来越喜欢小人鱼。他对她的爱是爱一个可爱的好孩子那样的爱，从来没有想过要娶她做妻子；但是小人鱼必须成为他的妻子，否则的话她就得不到永生的灵魂，而且还会在他婚礼的第二天早晨化成海上的泡沫。

“在所有的人当中，你是不是最爱我？”当王子把小人鱼抱在怀中，亲吻她的前额的时候，小人鱼总是用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这样问他。

“是的，你是我最亲爱的人！”王子回答，“因为你的心比他们都善良。你是最知我心的人，就像一个我曾经遇到过的年轻姑娘一样，但是我肯定再也找不到她了。有一次我乘船失事了，海浪把我送到一座神庙附近的岸边，有几个年轻的姑娘恰好在神庙里祈祷，其中最年轻的那个姑娘发现了岸边的我，救了我的命。